



卧龙生真品全集

絳雪玄霜

中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絳雪玄霜
卧龙生真品全集
太白文艺出版社



秋林隱居
沈周
畫



卧龙生真品全集

绛雪玄霜

中

(台湾)卧龙生 著

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第 二 十 回	赴冥岳正邪决雄·····	(441)
第二十一回	死亡谷禅师布阵·····	(461)
第二十二回	招魂宴上招魂酒·····	(481)
第二十三回	死亡谷中生死门·····	(505)
第二十四回	五鬼阵法出五鬼·····	(524)
第二十五回	轮回殿内劫轮回·····	(547)
第二十六回	水火洞劫后余生·····	(574)
第二十七回	少林寺鸣鼓惊钟·····	(594)
第二十八回	破禅关击节传音·····	(610)
第二十九回	遭偷袭高僧被刺·····	(631)
第 三 十 回	受妖法自残师门·····	(657)
第三十一回	传精功以杀制杀·····	(679)
第三十二回	动心机巧服二怪·····	(707)
第三十三回	制自残方丈易人·····	(729)
第三十四回	为护寺兆南重伤·····	(745)
第三十五回	拒冥妖刀光剑影·····	(758)
第三十六回	兴妖法血雨腥风·····	(785)
第三十七回	罗汉阵舍身驱妖·····	(803)
第三十八回	锁二怪少林蒙难·····	(830)
第三十九回	梅绛雪再救夫君·····	(847)

第二十回 赴冥岳正邪决雄

但她竟然还未死去，而且武功仍在，把我们两人穴道点住，由我师妹身上搜出了‘血池图’，迫我拿图到九宫山中去寻找知机子言陵甫，以图换取生肌长肤的药物。

并且留下我师妹作为人质，晚辈只得赶到九宫山中，找到了言陵甫，以‘血池图’换得药物，是以，那‘血池图’应该为言陵甫所有！”

大方禅师冷然问道：“‘血池图’既被你换了药物，不知何以竟仍在你的身上？”

方兆南道：“言陵甫得图之后，送我离开寒水潭时，被那位梅姑娘偷入浮阁，偷窃了去……”

大方禅师道：“梅姑娘是什么人？”

方兆南道：“就是昨日那自伤左肩的白衣少女。”

大方禅师合掌当胸，低声说道：“阿弥陀佛！那位姑娘倒是可敬可重之人！”

方兆南接道：“言陵甫回到浮阁，发觉‘血池图’遗失不见，又把我追了回去，但再返回水上浮阁，丹炉也被毁去了，一急之下，得了疯癫之症……”

当下把诸般经过情形，尽都说了出来，不过却把他和梅绛雪对月缔盟一事，隐了起来。

萧遥子听完之后，插口问道：“你说了半天，还未把那洞中的怪人姓名说出。”

方兆南道：“当时晚辈并不知她姓名，事后带史老前辈同去，

由她遗物之中，才发觉她竟是二十年前驰名江湖的女魔头俞罍花。”

萧遥子身子突然颤抖了一下，道：“她真的已经死了吗？”

方兆南黯然说道：“晚辈归去之时她已死去，连我那师妹也被她害死在洞中了，想来定是她伤重将死之前，出手杀害了我的师妹。”

女魔头一生之中，作了无数淫恶之孽，临死之前竟然还出手伤人，当真是至死不悟，她受了数年消肤化肌之若，也算是一大报应。”

萧遥子轻轻的咳了一声，望着袖手樵隐说道：“史兄隐居在朝阳坪有数十年之久，想来定然知道此事了……”

袖手樵隐摇头答道：“说来惭愧得很，我在朝阳坪住了数十年，竟然不知鼎鼎大名的玉骨妖姬，和我邻居了十几年的岁月。”

大方禅师轻轻叹息一声，望着方兆南道：“唉！你心中既有着这样多的秘密，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呢？如今宝图遗失，找起来只怕十分不易！”

方兆南低下头去，默然不语。

大方禅师挡在那石室门口，微闭双目，合掌而立。

石室中陡然沉静下来，良久不闻人声。

张一平静站了一阵，突然大步向外冲去，口中大声喝道：“大师请站开一些，让出去路。”

大方禅师低声说道：“暂时屈驾一会，等下再走不迟。”

张一平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举手向大方禅师推去。

出手力道甚大，推向大方禅师左肩的“肩井穴”上。

大方禅师突然睁开双目，神光如电的瞪了张一平一眼，道：“阿弥陀佛！施主要和老衲动手吗？”

肩头一侧，让开穴道之位，硬接了张一平推来的一掌。方兆

南目注袖手樵隐，欲言又止。

萧遥子冷哼一声，道：“如果自信清白，那就稍等一会儿再走不迟，如再擅自动手动脚，可是自找苦吃！”

张一平一掌推在大方禅师肩上，如击在坚铁岩石之上，不但未能伤得对方，而且隐隐觉得对方反弹之劲，十分刚猛，不禁微微一呆。

大方禅师突然回目望着袖手樵隐问道：“史兄，这位张施主在你朝阳坪上养息好伤势之后，自行离去的吗？”

此言正是方兆南欲问之言，暗中凝神静听。

袖手樵隐思索了一阵，道：“当时我和冥岳中后援高手打的十分激烈，此人坐在旁边，一面疗伤，一面观战，激战一阵之后，来敌忽然自行撤走。

此人又在我朝阳坪上留住旬日之久，伤势大好，自行离去，不过，我当时并未问他行踪。”

大方禅师默然不言，凝目沉思。

又过了片刻工夫，四个身披黄色袈裟的和尚，匆匆赶了回来。

相距大方禅师五步左右时，停了下来，一齐合掌躬身说道：“弟子等分头查询，昨夜并未发现有人登山。”

大方禅师脸色凝重，冷笑一声，目注张一平，道：“咱们眼下之人，以施主嫌疑最大，但老衲素不愿逼人过甚，施主请三思之后，再答老衲问话。”

张一平冷冷说道：“大师这等语不择言，不知是何用心？”

大方禅师闭上双目，不答张一平的问话，口中低诵着大悲经。

这篇经文中颂赞我佛大慈大悲，普度众生的宏愿，听来庄严肃穆，有如暮鼓晨钟，发人猛省。

一篇经文诵完，大方禅师脸色也随着变得异常平和，缓缓伸

出手去，微笑说道：“千百武林同道，生死非同小可，施主何不一开善念拿了出来？”

张一平疾向后退了一步，道：“拿什么？”

大方禅师道：“血池图！”

张一平摇头冷笑道：“大师且莫含血喷人！”

大方禅师白眉微耸，庄肃的说道：“施主如不肯拿出图来，可莫怪老衲要失礼了。”

张一平道：“你待如何？”

大方禅师微现愠色，说道：“难道老衲就不能搜查你吗？”

张一平举起双手，大师如果怀疑在下，尽管搜查就是。”

大方禅师微一犹豫，回头对四个身披黄色袈裟的和尚说道：“你们搜搜这位施主身上，举动之间，务求仔细，但却不得粗野。”

四僧躬身领命，一齐走向张一平身侧。

张一平倒是毫不在乎，撩起衣袂，笑道：“四位大师尽管请仔细搜查。”

四个和尚一齐动手，在张一平身上搜查起来，四僧果然搜查的十分仔细，凡是可能藏物之处，全都搜到，但却一无所见。

张一平待四僧停下手后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几位师父还要不要搜查在下的鞋袜？”

大方禅师一派掌门之尊，行事作人，一向光明正大，听得张一平讥讽之言，不禁脸上一热，心中暗暗忖道：“那血池图关系武林中正邪存亡的大劫，非同小可。纵然日后身受武林同道非议，也不能不查个明白。”

当下暗一咬牙，说道：“张施主既如此说，老衲恭敬不如从命。”

此言大出在场所有人的意外，四个身披袈裟的和尚，更是听得呆在当地，只觉掌门师尊此刻之言，和他平常处事作人，大不

相同。

方兆南心中忽生不安之感，暗道：“不论那‘血池图’是不是张一平师伯偷窃，但他在江南武林道上，甚有名望，这脱鞋之辱，如何能够忍得下去？”

正待出言阻止，忽听大方禅师对四个身着黄色袈裟的和尚说道：“你们怎么站着不动，难道没有听到我的令谕？”

张一平原本想讥讽大方禅师一下，那知弄巧成拙，被武林同道敬如泰山北斗的一代高僧，竟然藉言下令，搜他鞋袜，心中好生为难。

但话从自己口中说出，又不便推托不算，只好把鞋袜脱了下来。

张一平脱去鞋袜，高举手中，冷冷说道：“几位仔细看看，还有可搜之处？”

大方禅师转脸瞧着那小沙弥，冷然说道：“客人之物，竟遭遗失，守护不力，罪无可贷，暂记三年面壁之罚，速返嵩山本院，立交‘戒持院’中执处。”

那小沙弥合掌躬身说道：“弟子谢师尊慈悲。”

大方禅师目光移到袖手樵隐身边，说道：“史兄何以也到了此处？”

袖手樵隐听得面泛怒意，双眉一耸，正待发作，忽然长长吁口气，道：“记得老樵子刚才已向大师说过了吧，我是追踪此人而来。”

举手一指张一平。

大方禅师又转脸问那小沙弥道：“你到哪里去了？”

小沙弥道：“弟子寸步未离开此地。”

大方禅师冷笑道：“既然寸步未离，何以不知守物被盗？”

少沙弥道：“弟子被人点了穴道。”

大方禅师高声问道：“什么人点了你穴道，难道一点都不记

得吗？”

小沙弥垂头答道：“那人出手甚快，弟子闻得风声，尚未来得及回头，穴道已先受制。

大方禅师面现为难之色，沉吟不言。

要知这班与会之人，都是武林中甚有名望的人，不论何人均难忍受窃盗之讥。

这小沙弥既然提不出一点可资追寻的线索，但又势难大肆搜查与会之人，只恐一个处理失当，引起自相残杀之局。

萧遥子、袖手樵隐似都看出了大方禅师为难之情，齐声说道：“大师不必为此事忧烦，当前急务，是应付冥岳之会，不论‘血池图’下落何处，待冥岳之会过后再找不迟。”

大方禅师忽然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两位高论甚是……”

张一平忽然大声笑道：“在下可以离开此地了吧！”

说罢大步向外冲去。

大方禅师右臂一横，欲待拦阻，但不知何故，却又突然缩了回来。

袖手樵隐冷笑一声，扬手向张一平后背点去，一缕指风应手而去。但见张一平身躯微微一颤，突然停了下来，回头望了几人一眼，加快脚步而去。

方兆南忽动故旧之情，放腿追了下去。

但觉人影一晃，袖手樵隐疾如飘风般横移过来，拦住去路，说道：“他已被我用混元气功，逼出的指风，隔空打伤他的太阳肺经‘中委’要穴，十二个时辰之后，伤势就要发作。

就算他疗救得法，也要三个月以上的的时间，才能打通伤脉，那时我们已赴过冥岳之会，生死胜败已分，再找他也还不迟，现下放他去吧！”

方兆南轻轻叹息一声，黯然说道：“我不是追他。”

大方禅师目注方兆南，正容说道：“老衲有件事，想和施主

商量，不知能否见允？”

方兆南道：“老禅师但请指教，只要在下力能所及，决不推诿就是。”

大方禅师道：“施主遗失‘血池图’一事，暂请保守秘密，老衲仍当暗中为你查寻，如能找出头绪，定当通知施主。”

此刻宣泄此事，只恐要引起一阵混乱，老衲自知此事，或有不合情理之处，但望施主能够顾全大体，应允老衲之求。”

方兆南暗暗忖道：“那‘血池图’既已失去，原物追回之望，甚是渺茫，宣泄出来，亦于事无补，倒不如爽爽快快的答应了。”

当下抱拳说道：“老禅师这等吩咐，晚辈怎敢不遵。”

大方禅师合掌笑道：“方施主这等顾识大体，老衲感激不尽，冥岳之会，转眼即届，此刻寸阴如金，赴会之约，万绪千端，均须在近日之中赶办完成，只恐难以会前查出那‘血池图’的下落……”

他轻轻叹息一声，接道：“如若冥岳之会，能够顺利过去，老衲自当下令少林门下弟子，全力追查此图，一旦寻得，定当捷足传告，原物奉还。”

方兆南忽然觉得这短短两日夜时间中，自己在武林中的地位，已然身价大增。

天下武林人物，能受素有领袖武林正大门派之称的嵩山少林寺方丈这等尊重之人，实在寥寥可数，当下抱拳说道：“老禅师一言九鼎，晚辈这里先拜谢了。”

大方禅师转头望着袖手樵隐笑道：“史兄那七星阵式，不知尚需多少时间，此次冥岳大会之中，借仗大力处甚多，尚望……”

袖手樵隐满脸庄肃之色，接道：“老樵子生平之中未为武林留下令人追思怀念之事，此次冥岳大会，乃老樵子一生之中，所

作所为第一件舍己已为人的事。

大师但请放心，再有五天时间，大概可以功行圆满了。”

大方禅师合掌笑道：“史兄时光宝贵，老衲不多打扰了。”

合掌作礼，和萧遥子并肩而去。

方兆南赶回静院卧室之中，陈玄霜早已在房中等候，但见她仰首望着屋顶，脸上泛现着盈盈的笑意，似是心中正在想着一件十分快乐的往事。

方兆南不禁一皱眉头，问道：“霜师妹，你想到什么快乐之事，这等高兴？”

陈玄霜微微一笑，缓缓站起来，答非所问的说道：“你师妹活在世上之时，你们定然十分要好，对吗？”

这一问，大是突然，饶是方兆南机警过人，也被问得呆了一呆，沉吟半晌，答道：“不错，你怎么会陡然间想起这件事来？”

陈玄霜淡然一笑，道：“可惜她已经死了！”

方兆南又是一怔，道：“我们把尸体埋葬在抱犊岗山脚之下，难道你忘了不成？”

陈玄霜突然一整脸色，登时满脸肃煞之气，一字一字的问道：“如我在九宫山中不出手救你，你还能活到今天吗？”

方兆南只觉得她神情之间杀机浓重，不禁心头微生惊骇，暗忖：“她本是个不解江湖险恶的天真纯洁少女，虽然爱恨之念，强异常人，但也不致这等忽喜忽怒，莫不是昨夜受了风寒，生了什么怪病不成？”

但他口中答道：“不错，如不是霜师妹出手相救，我早已埋骨在九宫山中。”

陈玄霜冷冷接道：“我爷爷传你武功，使你在短短十余日中，身集大成，列身武林中第一流高手，对你之恩，大是不大？”

方兆南道：“陈老前辈授艺之恩，重若山岳，我终生一世，也难忘记！”

陈玄霜目光凝注在方兆南脸上，瞧了一阵，突然流下两行泪水，幽幽说道：“这些都是过去之事，提也没有用了。”

方兆南亲眼看到了知机子言陵甫宝图被窃，丹炉被毁后，气急而疯的情形，想来余悸犹存，对眼下陈玄霜忽喜忽怒之形，大感担心。

当下拉着她一双柔掌，低声说道：“霜师妹，我那里不对了？”

陈玄霜呆了一呆，反而呐呐的说不出话来，半晌之后，才黯然说道：“我昨宵想了一夜，终被我想了出来……”

方兆南奇道：“你想出来了什么？”

陈玄霜道：“我想到昨天在大殿之中见到的那白衣少女，长得太好看了。”

方兆南如何听不出弦外之音，心中微微一跳一怔，正待开口，陈玄霜又抢先问道：“她对你很好是吗？”

方兆南暗暗忖道：“她此刻心情在激动之时，千万不可再伤她之心。”

当下笑道：“我们虽有过数面之缘……”

陈玄霜接道：“所以你不肯要我了，早知这样，在九宫山中我就不救你了，先让别人把你杀掉，我再把他们杀了替你报仇。”

方兆南心头一凛，暗道：“她生性如此偏激，日后常在一起，倒是甚难应付……”

只听陈玄霜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日后我再遇上那白衣少女之时，非用宝剑在她脸上划上几道血口不成，看她还好不好看！”

方兆南本想顶她几句，忽然想起昨宵之中对她实在过份冷漠，也难怪她会这等伤心，不禁生出怜惜之情。

但一时之间，又想不出慰藉之言，沉吟一阵，叹道：“眼下武林之中，一片杀机，天下高手，都为着冥岳之会，抛弃了个人

恩怨。

咱们既然参与了泰山之会，是必要随群豪赴会冥岳，此去生死难卜，那里还能顾到儿女私情，我纵然愿和师妹长相厮守，只怕也难如愿。”

陈玄霜涉世未深，那里知道这一番话是他情急之下，随口说出之言，略一沉忖，展颜笑道：“我爷爷曾经告诉过我甚多武功，其中有一套剑法，威力甚是强大。

但必须两人合用才行，咱们快些把这套剑法练习，赴会冥岳之时，也好合用克敌。”

方兆南笑道：“你几时学会了这套剑法，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呢？”

他只想讨得她暂时的欢心，说来口气异常柔和。

陈玄霜究竟还是未脱稚气的孩子，看他神色言词之间，陪尽小心，心中忽然感到快乐起来，娇躯微微一侧，偎入方兆南怀中，笑道：“南哥哥，你真的这般喜欢我吗？”

方兆南道：“自然真的喜欢你了。”

陈玄霜道：“昨宵之中，你对我那般冷漠，我越想心中越气，忽然想到你已往待我很好，为什么忽然会坏了起来？

定是为了那白衣少女，她长得那样好看，不论什么人见了就会很喜欢她，我一夜没有睡觉，想来找你大闹一场……”

方兆南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现在还生气吗？”

陈玄霜摇摇头，道：“我知道你这般关心我，自然是不生气了。”

她微一停顿之后，又道：“我来找你之时，心里早已打算好啦！故意和你蛮闹一阵，如你真的不喜欢我，我就离开此地而去……”

方兆南笑道：“茫茫浊世，你一个毫无江湖阅历的女孩子家，要到那里去呢？”

陈玄霜眨了大眼睛，笑道：“自然是有地方去了，我要找处人迹罕到的地方，把武功练好，再出江湖，先找那白衣少女，把她杀掉，然后再去找你……”

方兆南道：“你找白衣少女，可也是要杀我吗？”

陈玄霜道：“那我就知道了，我心里定然会很恨你，唉！但却不知道会不会杀掉你……”

她忽然嗤的一笑，接道：“就算不杀你，我也会找一处大山深谷之中，把你用铁练锁在那里，不让你再在江湖之上走动。”

方兆南听得不由心底泛上来一股寒意，暗暗忖道：“此人爱恨之心，这等强烈，非友即敌，情爱愈深，妒恨也愈重……”

陈玄霜看他默然不言，柔声接道：“南哥哥，你心里害怕了吗？”

方兆南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要把我锁在深谷之中，要把我活活饿死吗？”

陈玄霜摇头笑道：“我也在山谷中陪你，每天给你做最好的饭吃，咱们终生一世都不要出那山谷。”

方兆南道：“你要把我锁在那山谷中，锁一辈子吗？”

陈玄霜笑道：“咱们白首偕老，生死与共，要是你先死了，我就自绝在你的身边。”

方兆南皱皱眉头说道：“那你要先死了呢？”

陈玄霜道：“那我就先把你杀掉，然后自己再死！”

方兆南心中又是感动，又是惊惧，暗道：“似她这等深情相爱，誓同生死之事，世间甚是少有，只是手段未免有点过于残酷。

此等心念，如果常在她心中盘旋，难保她不会做出，以后总要想个法子，矫正她这过于偏激的性情才好。”

心念转动，微微一笑说道：“这次冥岳之会，不但关系着今后武林大局，而且也关连着咱们生死，天下精英，虽不尽参与此

一战中，但与会之人却都是当今一时俊彦。

陈老前辈授我半月武功，能使我一个籍籍无名之人，列身当今高手之名，师妹自幼追随在他身侧，想来定然学到甚多奇奥武功，但愿在此次大会之上，能够大显身手，一举成名。”

陈玄霜柳眉微扬，嫣然一笑，道：“那套双剑合璧的剑术，威力十分强大，咱们快些把它练习纯熟，到时候联剑出手。”

说完拉着方兆南奔了出去，一面口授剑诀，一面挥剑作势，一招一式的缓缓施展出手。

时光匆匆，转眼之间，过去十天。

在这旬日之内，方兆南、陈玄霜日夕苦练剑术，连那静院也未离过一步，食用之物，都由那小沙弥按时送上。

其实这旬日之内，群豪大都在重习生平绝技，明月嶂少林分院中，剑气腾霄。

这日天色入暮时分，方兆南、陈玄霜尚在练习剑法，忽见一个小沙弥匆匆奔来，合掌对两人说道：“敝方丈设宴偏殿，恭候两位大驾。”

方兆南颌首说道：“我们立时就到。”

那小沙弥又合掌一礼，退到一侧，垂手而立，并未退走，看样子，是要等待两人同行。

方兆南望了那小沙弥一眼，心中暗自忖道：“看那小沙弥的样子，似是有什么紧急之事。”

当下一拉陈玄霜，说道：“走吧！”

那小沙弥转身带路，急急向外奔去，两人紧随身后，到了偏殿。

但见烛火辉煌，宴席早已摆好，偏殿之外，到处布满了少林僧侣，各人手中都横着兵刃，戒备森严，如临大敌。

群豪已在座，大方禅师满脸庄严之容，对两人合掌一礼。